

悄然生长

（外六首）

何永飞

听不到半点声响，没有发胖的仪式
大地的馈赠，总是悄然进行
渴死的泥土，被救活，吐出清香
绿芽挑破毒咒，时光恢复元气
果实爬上生命的枝头，饥饿不再狂妄
乱石堆中，走出花仙子
腐烂的木头，孕育出蘑菇王子
赤裸的群山，又长出羽毛和翅膀
飞得很高，大地掏出更多的力量
还有慈爱，献给消瘦的城镇和村落
可依旧听不到半点声响
关押于荒凉的人们，骨头涂满色彩
喉咙里甩出一曲茂密的歌谣
大地以静默回应，不喜，不惊
与风霜的下一场对决，也许更残酷

观云

暂且告别生活的裂痕，告别忧伤
连同告别盛开在骷髅上的鲜花
在宁静的旷野，紧抓着长长的鹤鸣

云彩没有携带锋利的闪电
暗色、沉重、叹息，埋在天空背后
以风为翅，飞过旧事的冷墙
自由变换姿态，自由聚散
愤怒和嫉恨，锁不住超然的灵魂

地上失踪的人和物，在云间重现

只是模样与之前有所不同
比如不幸者的面容不再堆满苦难
比如羊群像狼一样四处奔跑
比如沉默千年的岩石开口说话

那云，似曾相识，在头顶停留片刻
我心领神会，感觉异常轻松
起身，返回闹市，拼装零碎的真实

传说里的爱情

那时河水很清，能洗去夜的黑
还能洗去世俗的干扰和魔鬼的诅咒
那时月亮可以作为信物，不管圆缺
梦中伊人，从来不会走丢
那时一首歌谣足以温暖一辈子
那时一颗心只装得下一个人
那时风吹不乱蝴蝶的翅膀
那时雨冲不走花朵的守望
那时选定的巨石，正面刻着生
背面刻着死，谁也不会偷偷篡改
那时，好像就在昨天，又好像在
昨天的昨天，伸过去的手，沾满冷泪

朝山

顺着曲折的小路往上走，三步一拜
拜大地的心跳，拜天空的高远和湛蓝

草木是菩萨的化身，石头是罗汉的硬骨
膝盖下埋着舍利子，埋着生命的开关

当从山脚抵达山顶，身子轻如白云
心净如露水，伸手便可摘下丽日和星光

葬鱼记

三条鱼，弃世而去，水哀哭
弃世的三条鱼，葬于花盆
保持游动的姿势，泥土温暖
蚯蚓爬出来迎宾，喉咙里有乐曲
阳光正好，不钝，也不锋利
没有遗言，带有缺口的鳞片
一并埋葬，心生恶念的网兜
被饥饿和荒凉包围，骨头有裂痕
葬礼在一句明亮的诗中举行
销毁悼词，抹掉悲伤的色彩
将虚伪的眼泪，阻挡在新时光之外
一切过往，被轻轻地覆盖
来年春天，葬鱼的花盆里
绽放出三朵硕大的花，超凡脱俗
样子如鱼，向蔚蓝的天空游去

遗忘的邮筒

残墙，还抬着绿色的邮筒
邮车停在生锈的时代
许多信，被滞留，有的写给游子

有的写给恋人，有的写给挚友
有的写给敌人，有的写给天神
还有好几封举报信，匿名
有的在英雄的身上泼污水
有的给仁慈者上刑
有的把真相涂得难以辨别
有的要置投胎人间的天使于死地
等信的人，已移居到尘埃里
写信的人，也已移居到尘埃里
尘埃与尘埃之间，隔着几座山
隔着几片海，隔着茫茫一生
邮筒的底部，出现漏洞
这些信，掉在地上，被秋风拆开
被时间翻阅，集中处理，铲平

生命的轻

蚂蚁搬运太阳，从东边到西边
生命的轻，让每一步行走都很深厚

蝴蝶冲破冰冷的传说，与鲜花拥抱
生命的轻，让每一次飞舞都色彩斑斓

枯叶放下枝头的虚荣，返回泥土深处
生命的轻，让每一次重生都绿意盎然

白云割掉阴暗的往事，将天空举得更高
生命的轻，让每一次剧痛都有所值

静默的河流

一条河流在我眼前
徐徐展开，两岸的鸟鸣
把我带回不远的童年

一条静默的河流
静静地，用沉默抓住
渔家少女风铃般
动听的歌声，时远时近

透明的心跳开始迷恋
河面上的一丝波纹，以及
水面下，暗涌的激流
还有少女的歌声，慢慢
走进寂静的心田

一条静默的河流，仿佛
季节穿起了一袭长裙
一滴水涌向一滴水的爱恋
正在大地上展现素雅和洁白

奔涌的河流

沿着季节奔跑的脚步
一条奔涌的河，一路飞翔
水面上的阳光迷离闪烁
我的眼睛里满是晶莹碎片

比泪清澈，是盛开的花朵
暗涌着芬芳。河流铺展开
两岸的青草伸展着叶子
等待一颗颗露珠凝在心窝

所有的爱情，都有清水的模样
所有的爱情，都有清水的质地
一条奔涌的河，越来越接近
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呼唤
接近一份爱情，最原始的传说

一群鸟飞过河流

高过头顶，高过寓言
一群鸟，用鸟鸣点亮一条河
儿时的回忆，以及一双
眼睛里天空的翅膀

飞鸟的黄金身影，栖身
一种透明的飞翔
白云是一个雪白的音符
蓝天的幕布，金色的羽翼下
阳光正在袒露诡秘的内心

牧羊的老者甩响了鞭子
一条河正在远方动情地拐弯
谁在默诵着河流的经文
一只鸟，因为多情
丢下一根圣洁的羽毛

握在一双眼睛仰望的深处

隐秘的河流

鹰，孤悬在一个词语之上
带来风景和神圣的传说
大地辽阔至无垠，闪电交加
站在河岸眺望远方，唯有
一条隐秘的河，呈现沧桑火焰

草与草盈盈的绿成一曲乐章
花朵与歌声布满春天的花园
只有一条河隐秘的心跳
从梦的边缘走过，走过那
西风的苍鹰的眼睛里

一条隐秘的河流，当心情
开始热烈，岁月的岩石之上
风景以外的风景就是
一滴水和一滴水叠加的幸福旋律

春天的河流

阳光像鸟一样飞翔
阳光有了比鸟更美的翅膀
生命接近一种本源的纯真
而河流，在羽翼下，开始丰满

一双蓝色的眼睛，在河对岸

吟唱着春天的幸福谣曲
鸟鸣顺着河流向东
油菜花、青麦苗，多少往事
就在这一岁一枯中缩小为
一滴泪和一双眼睛的前世今生

在春天，阳光四射着河面
爱情顺着河流的方向向东奔涌
河两岸，年轻的恋人们
谁的爱情里没有一双鸟的眼睛在闪烁

河流载着乡愁

一阵风轻轻地吹过平原
一条河上，飘满了故乡的老木船
渔民们弯起腰，渔网上
结满了鱼和虾，以及一个人
落寞的寂寂的乡愁

一滴潜在草叶间的露珠
一枚水做的银器，正在悄悄
融化一颗怨怼的心
一阵风把另一阵风吹醒
呼吸着花蕾的暗语的芬芳

河流载着乡愁向前
我的心里升起向上的明月
天涯辽远，清风的誓言里
一条河寒冷地度过一个季节的困顿

一

在黔西南崎岖起伏的崇山峻岭
电力网纵横交错，如群山间
流动光明之脉的血管
沿着山脊与垭口
在高原大地上蔓延
将浸透星辰与晨露的光明
传递到每座寂静的村寨
传递到每个正在醒来的黎明

有这样一位电力人：
龙福刚，高原守光者
以身体撑起光明的坐标
如暗夜中闪烁的星芒
在电力事业的征途中，熠熠发光

二

他站在高原的铁塔上
像一枚，楔入天空的铆钉
影子被夕阳拉成线路的延长线
呼啸的风，从他耳边掠过
带着千家万户的灯火声

自从脱下戎装，二十七年电力人
早已把岁月炼成线路的铜色
他把自己活成了电网的一部分
让每一度电，都带着

三

高原坚守的力量
在黔西南山川间，默默流淌

他熟知电力网通过的每一座山
就像熟知自己的家人一样：
——哪座山会最初漫过春天的新绿
——哪座山会最先迎来夏季的洪水
——哪座山会最快铺满秋日的晨霜
——哪座山会最早遭遇冬日的凝冻
这些写进巡线日志里的电力记忆
都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

巡线包里的测温仪、绝缘棒、记录本……
都是他巡线路上的亲密战友
每次从沉郁的暮色里巡线归来
他疲惫的影子与山影重叠
被暮色托举在这座高原大地上

四

“误差不能超过一毫米”——
这是每座铁塔淬火的律令
是无声的电流，穿透黑暗时
必须保持的精准姿态

带电作业服里，汗水像游走的电流
正沿着他挺直的脊背悄悄流淌

五

隔着绝缘手套，扭紧最后一枚螺丝时
兴义的万家灯火和高原璀璨的星光
在他长满老茧的掌心
灼灼发烫

深夜来袭的寒潮，封锁南北盘江——
“让我来，我先上”
誓言在风中撞出携着电流的火花
带着他体温的探照灯
穿透严寒，切开冰封的电缆
绝缘杆挑破结冰的星空
解开囚禁光明的镣铐
让抖落霜雪的铁塔，重新站成
——光明的坐标

扭矩扳手校准的，不仅是螺栓
更是电力人责任的刻度
无声的电流正通过他冻红的指间
漫过千里冰封的高原大地
温暖千家万户漫长的寒冬

六

一根根银线像高原颤动的琴弦
被狂野的山风一遍遍抚过
把光明的歌咏在群山间传递
云贵高原，苍茫大地上

每一座耸立的铁塔
都是龙福刚这样扎根高原的电力人
立在山巅与峡谷间的铮铮誓言

曾经煤油灯摇晃的窗口，现在有光
曾经火把叩问的长夜，现在有光
黔西南最后通电村兰蛇坡，现在有光
欢快的电流，顺着银线翻山越岭
书写着高原永不熄灭的诗行……

七

如今，无人机载着他智慧的结晶翱翔蓝天
在云端俯瞰，守护着电网命脉的安宁
多项成果专利，在电网系统推广
如今，光也有了新的形状——
是数据中心跳动的字节！
是乡村振兴助推的路网！
是高原大地跃动的时代脉搏！

龙福刚，高原守光者
把初心钉在每座铁塔的脊梁
以生命的执着，雕琢大地的光明
用火热的掌心，为星星点灯
让每颗坠落的星光，都沿着电缆
重返黔西南深邃的夜空
让永不落幕的荣光
把整座高原，照得透亮……

高原守光者

致敬全国劳动模范、南方电网兴义供电局职工龙福刚

周扬松